辛丑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七

起辛丑漢成帝鴻嘉元年盡壬戌漢平帝元始二年

二年凡二十二年

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爲御史大夫

缺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宣達於從政舉錯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從之

大夫御史

二月更以新豐戲鄉爲昌陵縣奉初陵○帝始爲微行

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

上始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

壬寅

無比故假稱之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爲丞相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爲相官屬議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搜諧若鞮單于立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雄集于庭登堂而雌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工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

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云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譖之計誣亂聖德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不然者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變尚可銷也夏徙郡國豪桀于昌陵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徙郡國豪桀五千戶于昌陵五月隕石于杜郵三

癸卯

三年夏大旱○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

誅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重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初許皇后與斑倢伃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斑倢伃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倢伃貴傾後宮於是諸告許皇后斑倢伃祝詛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斑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禱如其無知禱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鄭躬等作亂

甲辰

四年秋河水溢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勉業振贍之

冬以趙護爲廣漢太守討鄭躬等平之

鄭躬等犯歷四縣衆且萬人州郡不能制至是以護爲廣漢太守發郡兵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音宜承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阿侯譚薨上悔前廢之乃復詔成都侯商以

乙巳

之音由是與商親密

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爲成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獄論爲鬼薪

皇太后欲立趙倢伃爲皇后太后嫌其所出微甚上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歲餘乃許之上先封倢伃父臨爲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虐雖鳳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承宗廟順神祇心塞晚暮今乃屬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毋

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祕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爲鬼薪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涉陳湯亦咸爲莽言由是封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

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嘗私買侍婢昆弟恠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六月立倢伃趙氏爲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灋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

秋七月

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立壠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四赤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間項藉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大燒其藏椁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陛下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及徙昌陵積土爲山發民墳

墓營起邑居期日迫卒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夫之議以息衆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淺外不固卒徒萬數然脂夜作取土東山與穀同賈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封蕭何六世孫

喜爲鄼侯○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黑龍見東萊○是月晦日食

丙午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王氏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二月星隕如雨星隕繹繹未至地滅是月晦日食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矣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去年九月龍見而日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六月之間大異

四發三代之末尚未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熏灼四方女寵至極倍于前廢先帝濮度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繼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援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痛於炮烙絕滅人命除白罪多繫無辜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咎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尊輕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嫟嫚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延陵改作昌陵靡敞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饑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濮度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毋改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屢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

答禮至上此對上大
上使侍御史收永敕
不及永還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
上意亦解三月以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
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上嘗與張放
紂引滿舉白談笑大
醉踞姐已作長夜
日起上顧指畫而問曰
書云乃用婦人之
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
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
式號令大雅所以
其原皆在於酒上乃
生今日復聞讜言放
因罷出後上朝東宮
黑斑侍中本大將軍
比以輔聖德遣冨平
勇聞之以風丞相御
上不得已左遷放爲
疾復出爲河東都尉
迫太后下用大臣故
月策免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
進爲丞相宣及御史大夫
印成太后之崩
喪事倉卒吏賦
斂以趨辦上以過丞
御史大夫翟方進執金吾丞相官缺羣
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擢方進爲丞相
以孔光爲御史大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爲吏
用纖刻深任勢立威峻文深詆中傷甚多有
言其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
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
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
史奏放罪惡請免就國
北地都尉後詔歸侍母
上雖愛放然上
常涕泣而遣之冬十一

科不以爲非也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濛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濛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攻事或問光温室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中樹皆何木也不泄如是免關

內侯陳湯爲庶人徙敦煌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非所宜賜淳冬出微行數出之應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爲庶人徙邊賜淳

于長爵關內侯上以趙后之立長有力焉德卿議封之光祿勳平當以爲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遂下詔賜

長爵後竟封爲定陵侯

丁未

三年春正月晦日食○冬十月復泰時汾陰五時陳寶祠

初帝用日大風圧衝議罷甘泉泰時其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家人尚不欲絶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得待詔者甚衆祠祭用費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惟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濛言而盛稱

奇怪鬼神及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黄冶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楊氏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繆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陳留樊並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作亂皆捕斬之○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賢於武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勠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士徒蘇令之輩踊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臣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

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天下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悤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濛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除不急之麾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疎賤則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毋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甥舅使之驕逆至於夷滅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劉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四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三月如河東
祠后土○夏大旱○秋七月晦日食○有司
奏梁王立罪寢不治梁王立驕恣犯濫相禹
案驗因發其與姑蘇事請誅谷永上疏曰臣
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故帝王不聽中冓
之言春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
始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
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傳致之汙衊宗室
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
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
富足以招致妖麗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
事者乃驗問惡言何以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撰

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
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
案驗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更審考清問著
不然之效爲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
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以何武爲京兆尹武爲吏守濛
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武爲刺史盡公進善退
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
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行部必先即學官
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美惡

己巳乃見二千石

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無雲而
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秋七月有星

孝于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爲深宮後庭驕臣悍妻醉酒狂悖卒起之敗苑囿街巷臣妾之家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萌然後變見于上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奼之寵朝覲瀆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以逆於民心怨趨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廣施振贍困乏救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緩元元之心諸夏之亂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夫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爲大司馬

驃騎將軍王商薨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於南郡占墾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爲吏所發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根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地上不從根由是數毀惡之上愈敬厚禹拜牀下禹小子未有官數視之上即拜爲黃門郎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

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云云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

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匈奴搜諧單于死弟車牙若鞮單于立○徵張放入侍中尋復出之張放復徵入侍中太后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虛上於是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引許商師丹班伯爲侍中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之業太后甚悅左將軍辛慶忌卒慶忌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

庚戌

二年夏四月遣中郎將段會宗誅烏孫太子番丘康居遣子貢獻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降民所殺詔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爲所并使人刺殺之立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久之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犂靡代爲小昆彌漢遣中郎將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留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劒擊殺之安犂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賜爵關內侯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末振將弟卑爰疐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

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令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絕

辛亥

三年春正月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

壬子

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

二王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王獨從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二人於帝爲至親定陶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勸帝以爲嗣帝爲

秋帝校獵長楊射熊館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厭漢中張羅罔捕禽獸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之親臨觀焉

冬星孛于大角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癸丑

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隋石工于關東二〇大司農谷永免王根薦谷永徵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歲餘病滿二月上不賜告即時免數月卒

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上召丞相御史將軍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皆以爲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孔光獨以爲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宜爲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左遷光廷尉 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爲公初詔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上從之夏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夫何武建言末俗事煩宰相材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去將軍號改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初御史大夫以王根爲大司馬罷票騎將軍官以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爲三公 秋八月中山王興卒謚曰孝 匈奴車牙單于單于死弟囊烏珠留若鞮單于立漢遣夏侯藩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討根爲上言上直欲從單于驚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

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語次說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其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已問温偶駼王匈奴西邊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爲太原太守單于以狀聞詔報曰藩擅稱詔濛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

大司馬根病免○十

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景爲定陶王以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爲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玄左遷少府以師丹爲太傅初太子之幼祖母傅太后

躬自養視及爲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皇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親皇太后曰太子小而承正統不得復顧私傅太后抱養之今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太子家以乳母恩耳傅太后得至太子家

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

莽爲大司馬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姊孀寡居長與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孀以金錢乘輿服御物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長受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孀書戲侮許后婇易無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上以太后故不治罪遣就國紅陽侯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

以珍寶重遺立立因上疏爲長求留上疑之
下吏按驗立令馹自繫詔獄窮治長具服皐至大逆死獄中使廷
尉孔光持節賜毉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劾奏
紅陽侯立佼猾不道上不忍致灋遣就國方
進復奏立黨友朱博等皆歸故郡方進亦素
與長交上以其大臣
疏謝罪乞骸骨上報
曰朝過夕改君子與之
君何疑焉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免
二十餘人上以王莽
根因鷹莽自代遂以
八莽既拔出同列繼
過前人遂克己不倦
賜邑錢悉以享士愈
遺夫人問疾莽妻迎
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
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

此罷刺史置州牧 丞相大司空奏言春秋之義我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詔立辟廱未作而罷 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以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過而養人也刑罰之施非皐陶之濛也而有司請定濛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絶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濛刑濛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之比於刑濛所以爲治也刑濛所

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皆理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欲以其具教人祛益趣之於虛僞之域不若不爲之愈也○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胡氏曰夏曰校商曰庠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爲哉○向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輒不爲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君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卒

甲寅

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時熒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祕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司馬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

昭宋景猶不肯爲況不可平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班彪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以孔光爲丞相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太后詔罷泰畤汾陰祠復南北郊○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莽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葬延陵○追尊定陶恭王爲定陶恭皇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劾

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註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免宏爲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

五月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恭皇太后母丁姬曰定陶恭皇后封丁明傅晏皆爲列侯○六月罷樂府官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爲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至是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灋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詔劉秀典領五經王莽薦劉歆爲侍中貴幸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叙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灋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胡氏曰灋家慘刻名家苛嬈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脩也今列

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爲誹氏耶歆之言多舛如此方之董相豈直什百之相遠哉

益封河間王良萬戶 河間惠王良能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爲宗室儀表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灋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距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罷官織綺繡除任子令誹謗詆欺灋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 初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乃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會莽乞骸骨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家給使以爲特進給事中朝朔望傅太后從弟右將軍

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爲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況爲庶人

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先帝山陵未成而曲陽侯根成都侯況公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況爲庶人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間者日九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爲本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今汝

潁漂涌並爲民害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儁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彊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持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

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濛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丈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濛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勁必完安冀州渠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隄亦成此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為秔稻轉漕舟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緒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孔光何武請與羣臣雜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正濛數可常數者也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舜歆議可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左右或譏何武事親不篤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歸汎鄉侯國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

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灋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人情無子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卒不得遣復爲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詔還陳湯長安

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曰湯爲聖漢揚威雪恥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湯反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疾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
六○新成侯趙欽以罪免徙遼西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它欽藥傷墮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請窮竟議正臺於是免新成侯欽等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耿育上疏言臣聞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仁孝之德故廢後宮就館之漸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衰庶人將順君父之美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蹈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迹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甚非先帝託後之意此臣之所深痛也帝亦以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以傳喜爲大司馬○秋九月隕石于虞二○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令褒陂循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

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灋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諼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

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雖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 冬十月以朱博爲大司空○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皆自殺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健仔嘗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傅健仔等皆驚走馮健仔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傅健仔慙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察驗數十日何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謝參終不改其操且死嘆曰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馮氏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遷燉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丙辰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爲御史大夫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丁傅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御史大夫官既罷議者多以爲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博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爲御史大夫又以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遣高武侯傅喜就國傅太后自詔丞相御史曰喜附下罔上與師丹同心背畔其遣就國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蜀郡楊雄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爲聽失之象且曰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詔恭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恭皇太后傅氏

爲帝太太后恭皇后丁氏爲帝太后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於是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官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爲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埶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免關內侯師丹爲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天下多寃王氏者諫大夫楊宣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爲成都侯罷州牧復置刺史朱博又奏言部刺史秩卑賞厚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効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六月帝太后丁氏崩詔合葬恭皇園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待詔黃門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秋七月詔以永陵亭部爲初陵勿徙民○八月詔罷改元易號事待詔夏賀良等伏誅上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

詔曰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可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冀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前詔非赦令皆蠲除之賀良等皆下獄伏誅

盡復諸神祠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諸神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

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玄減死論傳太后怨傳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陽鄉侯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免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爲庶人上疑博玄承指即召玄問狀玄辭服詔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月以平當爲丞相以冬月且賜爵關內侯

丁巳

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不可強起受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爲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

有星孛于河鼓○夏四月以王嘉爲丞相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舉劾苛細發揚陰私送故迎

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蘇令等縱橫吏士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向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材任職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前蘇令發欲遣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冬十一月復泰畤汾陰祠罷南北郊○無鹽危山土起瓠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祝詛自殺以孫寵爲南陽太守息夫躬爲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祠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爲南陽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

戊午

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訛言行籌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槀或掫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牆或車騎犇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封傅商爲汝昌侯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商尚書僕射鄭崇諫曰成帝封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特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上遂下詔封商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爲庶人侍中董賢爲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物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崇死獄中

賜董賢爵關內侯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欲以其功侯

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顯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乃加爵土顯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前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嘉臣延材駑不稱死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二不得已且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爲之止

太太后傳氏爲皇太后○秋八月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

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弒天子公卿股肱莫能悉心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爲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左遷執金吾毋將隆爲沛郡都尉

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勞賜一出別公私示正路也古漢家邊吏距冦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者方伯顓征乃賜斧鉞甲所以柳臣威禎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力也今便僻弄臣私恩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傅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以其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爲沛郡

都尉成帝末隆嘗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邸故上恩而宥之

諫大夫鮑宣上書

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童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今民有七亡水旱爲災一也重責賦稅二也貪吏受取三也豪彊蠶食四也苛吏繇使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盜賊劫略七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冤陷無辜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讎相殘五也歲惡飢餓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柰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非天意也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姦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

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匈奴單于上書請朝匈奴疾或言匈奴單于請朝五年時帝被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比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然不敢窺西河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及孝文時候騎至雍甘泉孝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窮極其地追北逐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匈奴內亂爭立呼韓邪歸死稱臣然尚羈縻之計欲朝不距不欲不彊何者匈奴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沽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如此之備也真中國之堅敵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誠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乎夫明者視於無

形聰者聽於無聲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其書而許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己未

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初傅晏害董賢之寵又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奏以爲當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其叛臣卑爰疐彊東結單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埶ノ并烏孫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上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竟憂也躬曰臣爲國家萬世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未可同日語也上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

說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讕諛傾險辯惠深刻也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上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法者各一人因拜傅晏丁明皆爲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言嘉奏曰孝元皇帝溫恭少欲賞賜節約馮貴人以身當熊帝深嘉美之然賜錢五萬而已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都內錢至四十萬萬雖遭凶年加有羌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出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稱誦德美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比當作以用度不足憂憫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逸豫不勝情欲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說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母必繫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春秋災

異以指象爲言語曰食明陽爲陰所臨坤以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昔曾子問從令之義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今諸外家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典兵將屯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上又徵孔光問以日食事拜爲光禄大夫給事中位次丞相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吏民上書冤訟莽復深訟莽還侍太后護等對策以爲可願陛下加致精上於是徵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董賢亦以日食詛晏朝之策上乃收晏印綬

罷就第 皇太太后傳氏崩合葬孝元皇后於渭陵○孫寵息夫躬以罪免就國○以鮑宣爲司隸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尊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爵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覽寵躬過惡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今邑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

物還之縣官如此可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寵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爲司隸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傅太

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旨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諺曰十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獄心疑雲寃欲更覆治尚書今鞫譚等以爲可許踰冬無討賊意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臣竊爲朝廷惜之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詰尚書責問以相等事下將軍中朝者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以爲顧望兩心幸雲道請召詣廷尉詔獄少府猛等以爲聖王之於大臣進之以禮退之以義罪惡雖著括髮關械裸躬受笞非所以光議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掾史涕泣和藥進嘉曰將相重國褻宗廟也上從之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柱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

去蓋不冠詣廷尉廷尉收嘉印綬縛致都船詔獄史詰問嘉對曰相等治獄欲關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顧望阿附復幸得蒙大赦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歐血而死元始中追謚曰忠紹其封

秋七月以孔光爲丞相八月以何武爲前將軍彭宣爲御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

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光復故爵道中宣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牘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上竟抵宣罪

九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

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上方極董賢位恨明如此遂策免就第

冬十二月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

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

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厥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上故令賢私遇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

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時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爲子求咸女爲婦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置酒麒麟殿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灋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閎出閎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橫蒙賞賜空竭帑藏諠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庚申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時西域凡五十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恠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胡氏曰哀帝之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綬者五十餘國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支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是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略而忽邇圖其慮深矣

夏四月晦日食○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

○六月帝崩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以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以太后詔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疏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莽又白太皇太后下詔以定陶

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傳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獨下詔褒揚傳喜曰高武侯喜順指從邪以故斥逐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賍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以甄邯為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國

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諸素所不說者皆傳致其罪為請奏草令邯以太后指風光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子武父為佞邪奪爵毋將隆前治中山獄寃陷無辜張由誣告骨肉史立丁玄陷人入大辟趙昌諸害鄭崇皆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雖不居位莽畏立從意復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太后不聽莽又曰漢家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

其園皆自殺○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班固曰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以王崇爲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以孔光爲帝太傅馬宮爲大司徒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光爲帝太傅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以馬宮爲大司徒冬十月葬義陵

辛酉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以孔光爲太師王舜爲太保甄豐爲少傅王莽爲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爲太師舜爲太保豐爲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爲

皇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東平王開明又立中山王成都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爲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置羲和官

○夏五月朔日食○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灋乃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寶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至親分離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詔剛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封公子寬爲褒魯侯孔均爲褒成侯

以奉周公孔子之祀寬魯頃公之後也

壬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燿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如章坐免終於家帝更名衎○大司空崇免以甄豐爲大司空○紹封宗室及功臣後爲王侯者百餘人○大旱蝗王莽白太后宜衣繒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効焉隕石于鉅鹿二○大夫龔勝邴漢罷歸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秋九月晦日食○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頒四條於匈奴車師後王姑句去胡來王唐兜亡降匈奴

單于受之上書言狀詔遣使責讓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因請其罪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以示之乃造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使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聞單于單于上書更名曰知莽大說白遣使荅諭厚賜焉

資治通鑑綱目第七　凡二十二年